

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品花宝鉴

[清] 陈森 著
孔翔 点校

下

ZHONGHUA BOOK COMPANY

中華書局



I242.4
340-2

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花宝鉴

清陈森撰

孔翔点校

下

中华书局

第三十三回

寄家书梅学士训子 馈赆仪华公子辞宾

话说史给事放了大名道，南湘随任同行，且到明年会试再来。诸名士、名旦送行，又叙了几日。光阴甚快，不觉又到腊月中旬。

且说子玉因南湘、高品出京，又少了两个知己。前月王阁学来对颜夫人说，不是冬底，就是春初，要与子玉毕姻。颜夫人回说不好专主，须寄信到江西，俟其回信转来，再为定夺，子玉因此连王宅也不大去了。徐子云近日补了缺，衙门中添了些公事，不能天天在园。

是日，天气晴和，雪消风静，子玉欲访聘才，打探琴言消息。早饭后稟过萱堂，乘舆进城。行不到半里，心里忽又躊躇起来，料聘才也未必在家，越想越不高兴，便说：“不去了，出城回去罢！”云儿勒转马头，赶车的倒转车来，出了城。忽然有几辆车塞满了路，还有一群骆驼挤在里头。众赶车的喧嚷嚷嚷，开让不来。子玉的车下了帘子，与一个车相并，子玉从玻璃窗内一望，却好那人也转过脸来望他，原来是宝珠。子玉见了，不觉一笑，宝珠问道：“你从那里来？还到那里去？”子玉道：“我从城里回来，不到那里去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何不到我寓里谈谈？我们也有两月不见了。”子玉一想回去尚早，也可借此散散，便道：“甚好！”一边车已走开，子玉在前，宝珠在后，同到了门口，下了车，宝珠让进了里面。

子玉尚是初次进来，到了内院，见正面上房三间，西间便是书斋，上悬一额是“小琅玕室”。子玉进内，觉得芳香扑鼻，不染点尘，有两盆水仙花已开足。桌上摆一个古铜瓶，插一枝天竹、两枝腊梅，那边还有两盆唐花。壁上所挂字画，皆是前人名迹，绝非世俗纱帽之作。又见一个小地罩内，左边挂一个横幅，是宝珠自己的倚竹图小照；右边挂著四幅小屏，是教他画画的那个金粟画的花卉。子玉看了，不禁一叹，说道：“天下事真是有幸有不幸。你看此等名士，竟遭此劫，天之妒才果如

是耶!”因向宝珠道:“我听见人说,你之待此公,与此公之待你,亦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。且你于此公失意后,更觉亲密,一切旅费悉赖你周全。此等居心,尤为难得,真令世俗衣冠中人愧煞。此公亦甚知感激。”子玉一面说话,但见宝珠默无言,眼眶一红,长叹一声,道: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不禁落下泪来。

子玉因无意中数语,竟触动宝珠心事,自觉出言唐突,忙指著窗外之竹,笑道:“当岁寒时节,将此君与唐花较量,方见其潇洒自然,节同松柏。”宝珠闻之,又破涕成笑,子玉方觉放心,因又道:“不觉日子这么快,转眼又是年底了,真是流年如水。”宝珠道:“可不是么,本来离年近了。前日我听得剑潭讲,一过年你就要恭喜了,可请我们吃喜酒么?”子玉道:“还没有定,等老人家信回来再看。”宝珠道:“今日我倒得了两样菜,不晓得你肯赏脸在这里吃饭么?若肯在这里吃饭,我便约了香畹来,大家叙叙。”

子玉踌躇道:“若吃饭回去就迟了。前日这么大雪,你想必积了些雪水,我们何不煮雪烹茶,请了香畹来作个清谈雅会,不好吗?”宝珠笑道:“很好,到底你总与别人不同。”一面著人去邀素兰,一面吩咐把火盆抬到外间去,将茶炉搬过来,并搬出全副茶具。子玉见地上先放了一个大铜盘,后将一个古铜茶炉座在盘内。那炉约有一尺多高,身圆如斗,下有鼎足,炉身两孔,炉口圆小,从火盆内夹了些焰炭,又加上些生炭,便见一炉活火直燃起来。又一人捧过一个蔚蓝大磁瓯,又把个宜兴窑提梁刻字大壶,盛了雪水。子玉见了,颇觉欣羨,便说道:“尚未煮茶,见了这一副茶具已令人清心解渴。”

说话间,素兰已到,大家见了。素兰对宝珠笑道:“今日你如此之雅,一定是为雅人来了。但添了我这个俗人,不要把雅事闹俗了么?”宝珠道:“你也就雅极的了。”素兰问子玉道:“近来何以足不出户,可曾会过玉依么?”子玉道:“没有。玉依此刻如何能出来?倒不料他安身立命竟在那一处了。”宝珠笑道:“恐怕那处还不是玉依安身立命处。玉依之志,岂肯长受委屈的?”子玉道:“我听得待他甚好,有甚委屈处?”宝珠道:“好原好,但华公子那人究竟不能十分体贴人的。度香这样

待玉依，尚不能得玉依欢心，那边能如度香这么样么？局面就是两样，那处是步步不离规矩的，闲散惯的人也是不便的。八月十四那一天，我看玉依出来伺候，就是勉强，叫作没有办法就是了。”素兰道：“如今见了我们也是生生的，觉得心上总是忧郁不开的光景。”子玉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声。

宝珠见水开了，自己于博古厨内取出一个玉茶缸，配了四种名茶，自己亲手泡好了，把盖子盖上。又取出三个粉定茶杯，分作三杯，又将开水添满茶缸，仍旧盖了。子玉道：“要你亲手自制，倒累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你们尝尝，这茶味可好么？”子玉与素兰喝了两口，觉得清香满口，沁人心脾，都说道：“这茶好极，而且不像一种茶味。”宝珠道：“我将各样好茶，并成一碗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怪不得香美如此。”宝珠又捧上一个果盒来，聊以侑茶。子玉道：“倒比酒好。”

三人闲谈了一会，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日你可见你那世交魏聘才么？”子玉道：“也有两月不见了。我今日倒特特要去看他，已经进了城，我想他是常在外边的，忽然不高兴起来，所以转回，恰才遇见瑶卿。”宝珠横波一笑道：“你错了，该去的。就使聘才不在家，你那心里人是不会出门的，他知道你去，必出来见的。”子玉不语。

素兰道：“你不晓得魏聘才近日的事吧？”子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素兰笑道：“这魏聘才从前指使人去闹玉依，我心上极恨他。及至玉依进去了，倒也不见怎样。我看其人也不算个大恶，不过是个小人意见。殊不知他从前会糟蹋人，如今也受人糟蹋起来，而且以后还没脸见人。”子玉听了十分诧异，忙问道：“有何难见人的事？”宝珠尚未知道，也问何事。

素兰道：“魏聘才原不好，但如今交朋友也真难，人面兽心的多。你们真不知魏聘才宿娼，被坊官拿住送交刑部么？”子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怎么就送刑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我是听得张仲雨讲的。如今仲雨是正指挥，所以知道这事，已有四五天了。那一日魏聘才请富三爷在蓉官寓里喝酒，富三爷想起一件事来，先进城去了。聘才便不进城，叫蓉官去叫了一个媳妇，名叫玉天仙，就借蓉官寓里过夜。将近二更，尚在那里喝酒唱曲。有个吏目郁泰孙来查夜，走了进来，与聘才认识

的，且同过席听过戏的。聘才见是郁吏目，便放了心，让他入座，吏目不肯，聘才便与他顽笑起来。那吏目即变转脸来道：“老魏，今日讲不得顽笑，你可知道公事公办么？”聘才还当他是顽笑，便也说道：“什么公事私事，你别把坊官摆在脸上，就是都老爷挟妓饮酒也是常有的。快坐下罢。”一面又扯他。那吏目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不要说是你，今日我来查夜，就是我们总宪坐在这里，我也拿得他。”话才说完，有几个兵役就拿链子出来，套上聘才，往外就拉。又有两个，一个锁了蓉官，一个锁了玉天仙。可怜魏聘才崭新的一身衣服，被他们拴在车尾子上，跟著跑。到了吏目寓处，铁面无私的讯起来。幸亏魏聘才的下人找了一个书办，讲了一千六百吊，写了字据，找了铺保，方开开锁。作了一套假供：魏聘才为李三才，今日蓉官留住吃饭，适逢蓉官出嫁之姊回家看弟，并无同桌吃酒，以致男女混杂。讯明是实，相应开释等情。”

子玉道：“这已算明白了，怎么又送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闻说有位巡城都老爷，访得吏目诈赃，改供私放，把这案提上去，送了刑部。”宝珠道：“如今魏聘才是在监里了？应该，应该。但华公子怎么不替他料理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据仲雨讲，是瞒著华公子，况且又是个假名假姓。大约脸总丢了，也不至有什么大罪。又听说魏聘才新捐了一个从九品，审实了，这功名只怕也革的了。”

子玉听了，甚替聘才著急，连说道：“这怎么好！就是我们那位李世兄，也在外边胡闹。夏间去嫖，连衣服都被人剥了，亲友们都知道，闹得很不好看。不料魏聘才又闹出这件事来。”素兰道：“也叫他吃些亏才好，如今报应得甚快，谁叫他会使赶车的糟蹋人，如今是加倍奉还了。”子玉又笑起来。

当下三人讲了好一回，子玉见天色不早，辞了二人回家。到上房见了颜夫人，颜夫人似有不悦之色，子玉也不敢问，呆呆的站在一边。颜夫人道：“你父亲有家书回来了，你作的事，他都知道，并且说我不能教训，你自去看罢。”便将家书递与子玉，子玉接了，未看时已唬得目定口呆。走到窗前，恭恭敬敬捧了，看了一遍，两颊通红，一言不发，只看著颜夫人。颜夫人见了这样光景，心上著实可怜，只得故作冷笑道：“知道害怕，

莫若从前不作这些事不好么！以后学好也随你；若学坏也由你，横竖我不能跟著你出外。你若再不学好，你父亲回来救未必依你。”子玉只得连连答应几个“是”，也不敢坐下，也不敢退出。

颜夫人也不便安慰他，只好问他今日可见魏聘才。子玉听了，似有踌躇，欲说说不出的光景。颜夫人又问了一声，子玉说道：“没有见著，而且得个信，说魏聘才不晓得闹了什么事，被人告了，前日已收在刑部监里。”颜夫人听了，吃惊不小，急问道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为著什么事，你从何处打听来？”子玉随口说道：“是一个认识的人，就是魏世兄的亲戚张仲雨说的。他也讲得不甚明白，倒像是狎妓饮酒被坊官拿去的。”颜夫人听了，骂了一声：“下作东西！作这些不爱脸的事！如今便怎样呢，难道华府里也不管他吗？”子玉道：“听得魏世兄在城外的日子多，这件事改著个假名假姓，说姓李，大约还瞒著华府里。又有人说，他新捐了个从九品。他虽说是李三才，人原知道他是魏聘才。”颜夫人脸都气红，停了一会道：“好吗，都是这些不成材的！就是李世兄也是天天不在家，不知在外面作什么事，想来也未必干正经，我又不好说他。聘才的事，谅他总知道细底。”子玉道：“据李世兄讲，有两三月不见聘才了，他们近来倒很疏远。”

颜夫人道：“但则聘才的事怎么好？其人虽不足惜，但究竟是老爷世交之子，打听个实信才好。”便叫个仆妇去传梅进进来，梅进即便走到阶下站住。颜夫人将聘才的事说了，叫他到王亲家老爷处，托他关照关照，到部里说个情也好。梅进应道：“奴才就去。但魏少爷的事情虽小，已经收在监里，连他的家人都不容进去送饭，不知怎么要如此严紧。只怕亲家老爷未必肯讲这个情。或者他那华府里有人张罗他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你想是知道他的情节，到底是怎样的？”梅进道：“昨日听得人说的。”便细细的将聘才的事说了一遍。颜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们是尽我们的心，你且到王老爷处走一走，能与不能再说罢。”梅进出去了。

颜夫人冷笑道：“这是喜欢到相公家里去的榜样。”子玉臊得满脸通红，只得在下边凳子上坐下，即陪侍颜夫人吃了饭，

然后回他书房。从此子玉心上惧怕，竟好几天不敢再作妄想。

梅进来到王宅，文辉传进，问了来意。梅进禀明，文辉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魏聘才，我一见他，就知道不是个东西。你们老爷定要留他，幸而如今出去了。这件事怎样去说！且刑部里绝无相好。你回去与太太请安，说我只好转托人，碰他的运气罢。”梅进回去照直说了，颜夫人也无法，只得听其自然。

且说聘才在监里许了蓉官与玉天仙许多银子，叫他们跟著他的口供，说系那日吏目请他在蓉官寓处吃酒，叫了媳妇玉天仙。饮酒中间，要问聘才借银一千两，聘才不允，因此口角。郁吏目预先带有兵役，即将他们锁了，带回寓所，改作查夜拿获，诈赃卖放，勒写欠票等情。玉天仙又供郁吏目常到他家吹烟饮酒，半月前发帖请分子，分金未到，因此挟嫌，设计锁拿。那日锁拿之后，又逼索钱五百吊改供卖放。蓉官所供一样。部里审了两堂，彼此口供相对。华公子已知道了，欲待不管，心里又有些不安，只得著人到刑部里与他托情关照，因此轻办了好些。将吏目革职，聘才杖了二十，玉天仙逐出境外，蓉官释放回家，结了案。

聘才尚欣欣的得意进城，道是官司赢了，一径回华府来。门上人见了，都来宽慰了好些话。聘才扬扬的说道：“倒也没有受一点委屈。这些司官老爷们，都与我相好；司狱又是我的至交，一切全仗了他们。这几日倒也张罗得很好，不知公子可知道此事么？”众人只好回说不知道。

聘才进了自己屋子，尚有一起一起来问他，唯不见华公子打发人来，聘才真道他不知此事，便放了心。到了第三日，见林珊枝进来，两手捧了一大封，像是银子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这是公子送你的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，聘才“道谢”两字尚说不及，已去远了。聘才见此光景，与平日不同，有些疑异，遂看银包，上面写着：“赈仪二百两。”心中跳了一跳，沉思了一回，已经明白，但一时不得主意，欲候珊枝出来说个明白。谁知候了两日，不见一个人来，就是平时常见的顾月卿、张笑梅也不过来。

再思量了半夜，才定了主意，次早写了一封谢札，先说些感激的话，后说梅宅有事，现要请其回去照料家务，情面难却，

只得暂去，俟开春再来。写完，自己到门房里告诉了门上，将书信给他传进。约有半个时辰，见门上进来道：“方才的字，公子已看了，说回梅宅去的很是，公子有事，不及亲送了。”聘才心上尚冀转过脸来，听了这话，不觉心如死灰，只得说道：“多多道谢公子，并各位大爷们，多承照应了大半年。我今日就要搬出去，也不能当面叩辞了。”管门的答应着去了。聘才无奈，只得收拾行李物件，一面问管事的要了一个大车装好。自己有一车一马、两个小吏、一个厨子、一个车夫，一齐的出了城，暂在一个店里歇了，消停了再找寓处。

聘才在华府里仅有十个月，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所得银钱却也不少。华公子于修金之外，尚多遗赠。聘才捐了个从九，花去四百余金，作衣服及浪花浪费共有二千金。此时除前日二百金之外，尚存三百金，还有些玩好等物。且幸所捐名次在前，约半年可选，因此胆壮心豪，与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在店里住了两日，嫌他嘈杂，即租了宏济寺春航住的房子，高车大马，大阔起来。也不到梅宅去看望。蓉官、玉天仙时常往来，聘才以百金分送二人，又给了些零星玩好，日日征歌斗酒，自然有那一班气味相投的与他亲密。

却说富三爷闻得聘才闹了事，便在部里打听了几日，自己无路可通。后闻华公子替他托了情，才放了心。后又听见聘才辞馆出来，便又惦记著放心不下，意欲邀他回家。一日，起早出城来找聘才，只见寺门口一班人在那里啰唆。富三爷下车时，见一个披著件青布老羊皮大袄，戴一顶旧秋帽，有三十多岁，口中在那里撒村混骂。富三爷听他说道：“原来这么不是朋友！一天到晚买长买短，茶茶水水，生炉子烧炕，那样不伺候到？许给一百吊，才这么著。如今不认了，给三十吊钱就算了。你想公门中行好是没有的，过了河就拆桥，保佑你别进来。第二回再来，你瞧著罢！”富三听了，知是刑部的禁卒，便皱著眉走进去。

聘才的人见了，即忙通报。富三已走进院子，听得咕咕咯咯打鼓板。小使开了风门，见聘才与蓉官迎出来，蓉官便抢上一步，哈了一哈腰，就来拉手。富三把他拧了一把，蓉官便将富三的手扭转来。富三骂道：“小兔子闹什么？”摆脱了手，忙

与聘才见了，问了好，便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那几天我实在放心不下，司里头又没有认识的人，也不能进来瞧你。到你进了城，正要来看你，你又辞了馆了。老弟，你叫作哥哥的怎么不惦记你？你是个异乡人，无亲少故的，如今打算怎样？还是要找馆地呢，还是在城外住？不然，到舍下去，过年也有个照应，省得庙里冷清清的。”聘才道：“多谢三哥美意。但小弟在城外住便当些，还有几件事情，若到城里去，就不便了。或者明年再来叨扰罢。”富三道：“旅费敷衍得下去吗？”聘才道：“暂住几月，尚可敷衍。”富三道：“也要省俭些才好。你在华府中也受用惯了，若如今要照那样儿就费事。”聘才道：“自然要减省些。此刻就算这两个牲口是多余的，然而也省不来。雇来的车，一天也要一吊六百钱。核算起来，也就费得有限了。”富三要拉聘才出去吃饭，聘才说道：“在这里吃罢。”就吩咐多添几样菜。富三道：“咱们上馆子去罢，省得你自己费心。”聘才尚未回答，蓉官道：“你好糊涂，今日已是腊月二十五了，还有馆子？家家都收了，要讨账呢。”富三笑道：“不错，这两天心绪不佳，连日子都忘了。”

聘才道：“你有什么心事，还怕过不去年么？”富三道：“倒不是为过年，过年原不要紧。你忘了我这个直隶州，如今已是顶选。前日出了两个缺：一个湖北，一个贵州。湖北好，贵州极苦。本应湖北轮到我，偏偏来了一个压班的来投供，只怕是他的了。贵州我听得一年不满三竿，如何是好？我想到选司找先生们商量商量，不知可好斡旋么？”聘才道：“这里的和尚是僧纂司，他的兄弟就是吏部文选司的经承。或者就托这和和尚去商量商量，可以挽回也未可知。”富三道：“很好，我倒不便面讲，你就去与他说。若办成了，我重重的谢他。”聘才点头道：“这和和尚倒好说话的。那里算什么出家人，吃喝嫖赌样样精明，吹唱也好，还会专医杨梅疮，倒也真快活有趣。人人称他为唐老爷，他又要人叫他唐大哥。”

聘才话未说完，只听得风门一响，探进一个头来，戴个镶边酱色毡帽，两撇浓胡子，又缩了出去。聘才道：“唐大哥进来坐。”那人道：“停一回再来。”聘才道：“就请进来。这位客就是我说的富三老爷，他正要会会你。”唐和尚便撬开风门，走将进

来。聘才与富三站起，唐和尚满面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原来这是富三老爷，今日僧人有幸，瞻仰了大贵人。”富三也说：“久仰得很。”与他拉了手，和尚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，把富三上下瞧了两眼。

富三看这和尚也就生得异样：五短身材，穿一件青绉细羊皮僧袍，拴一条黄丝绦，脚下是灰色绒毛儿鞋，满面阴鹭纹，一双色眼。手中拿个白玉烟壶，递给富三，富三也把个玛瑙壶送给他。和尚闻了烟，便问道：“三老爷在城里住？三老爷是不认得我。当年我的师父与太爷很相好的，太爷巡南城时，常到小寺来，爱下大棋，常与我师父下棋。你方才没有瞧见老爷神座旁那幅对子么？还是太爷亲笔写的，刻好了送来。这话有二十九年了。三老爷，你能此刻恭喜在那个衙门？”富三道：“我在户部主事上当了几年差使，今年遵例加捐了直隶州，目下也要出京了。”和尚道：“如今选在那一省？”富三道：“尚未定，现有湖北、贵州两个缺，只好碰我的运气了。”和尚道：“三爷一定是湖北。我祖籍是湖北，今日可巧见著我，一定是湖北，不用说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聘才道：“你也在这里吃饭，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。”和尚应允。聘才拉他到房里说了一会话，富三听得明白，和尚连声的道：“容易，交给我包管作脸儿，放心，放心。”同走了出来，和尚又对富三说道：“三老爷的喜事，方才魏大爷已讲了，我就著人叫我兄弟来商量。包管妥当，不用三老爷费一点心，都在我身上。”富三便道了谢。

忽见风门外走进一个小和尚来，约有十六七岁，生得十分标致。头上戴个青绸灰鼠暖兜，身穿藕色花绉绸狐狄皮僧袍，腰拴丝绦，脚穿大红镶鞋，拿了一枝水烟袋来，替他师父装烟。和尚也不让客，就吸起来。富三见了，著实爱慕，弯流流两眼只管看他。蓉官站在聘才背后，对著富三作手作脚的，引得富三笑道：“唐大哥，这位是你徒弟么？我倒像见过他。”和尚得意洋洋的道：“小徒叫得月，今年十五岁了，念经唱曲都也将就，就是爱顽皮，我总不许他出门，三老爷不知从何处见他？”富三爷笑得两眼眯齐，说道：“待我想来。”想了一回，忽然的大笑道：“呸！我记错了，我认是大悲庵的姑子，实在像得很。”说

得聘才大笑，小和尚涨红了脸。唐和尚笑道：“三老爷取笑。”聘才道：“叫他装个姑子，却也看不出来。我们这唐大哥是第一个快乐人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顽的，件件都好。”

唐和尚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有什么好。我师兄在日把我拘束住了，如今比从前却舒服些。原先这屋子里有位田老爷，住了一年，也是天天有相公来的。我偶来走走，师兄便唠唠叨叨的说我不该过去。可笑我那师兄，不吃不喝不花，紧紧的守住了那租子，都被他侄儿骗得干干净净。临终时一双空手，身后事都是我办的。人生在世，乐得吃，乐得顽。三老爷也不是外人，如今出家人都是酒肉和尚，守什么清规？我生平不肯瞒人，实在吃喝嫖赌也略沾滋味的。”说得富三大笑道：“真是个爽快人。”

三人谈了好一回。富三见那小和尚生得实在可爱，不觉垂涎起来。又见他与蓉官坐在一凳，彼此交头接耳的说话。钟上已交正午，才见聘才的人来摆桌子，放杯箸。富三道：“你可不要费事。”聘才道：“没有什么可吃的。”于是分宾主坐了，富三叫得月也坐了。唐和尚命得月同著蓉官斟酒。富三见果碟小吃已摆满了一桌，便道：“作什么，都拿开，留四碟就够了。”便叫留下山鸡丝、火腿、倭瓜子、杏仁。蓉官道：“慢些，慢些！”便抢了一碟橘子，又抓了一把金橘道：“你不爱吃，还有人爱吃呢。”一连上了九样菜，倒也很好滋味。蓉官夹了一个肉圆，搥到唐和尚嘴里，和尚囫囵吞了。蓉官又夹了一个，和尚又吃了。蓉官道：“两个卵子十八斤，吃荤的不用，吃素的便请。”富三、聘才大笑起来，唐和尚也笑道：“我吃不要紧，你若吃时，可受不住了。不要说是十八斤，就是四两重一条的，你可吃得下？”说罢伸手过来，把蓉官捏了两把。蓉官瞪着眼睛，将他毡帽除了，在他光头上摸了一摸，道：“你们看，像是什么？”唐和尚道：“很像鸡巴，你爱不爱？”蓉官又将他的毡帽折拢道：“你瞧这个又像什么？”富三道：“蓉官总是这么淘气，别叫唐老爷打你。”唐和尚连忙陪笑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顽笑罢了，什么要紧。”便歪转脸来，凑著蓉官耳边说道：“就像你那后庭花。我这脑袋，又在你的前面，又在你的后面，给点便宜与你，好不好？”蓉官把毡帽与他带上，说道：“好个贼秃！”那得月喝

了几杯酒，脸上即红起来，越显得娇媚。富三道：“蓉官，你瞧得月，何等斯文。”蓉官道：“他好，你敢是想他作徒弟么？”

大家混闹一阵，唐和尚烟瘾来了，就在聘才处开了灯，吹一会烟，直到申末才散。富三进城，又重托了唐和尚，蓉官也自回去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

话说聘才送了富三出门，唐和尚即叫人去请他兄弟。聘才刚进屋子，只见李元茂闯将进来道：“今日才寻著你！店铺里那一家不访到，原来搬在这里。”聘才道：“我也搬出来不多几日，因为有些事情，所以还没有来看你，并看庾香。”即问：“庾香近来可好？”元茂道：“好是好的，前月王家写信与太老师，明年二三月间要替庾香完姻了。就是我那头亲事，孙家常来催，本来年纪都不小了。我写禀帖与老人家，尚无回信。半年来也不寄一个钱来，今日已是二十五了，看光景，年内有信也未必到，这便怎样？如今有四十多吊的馆子账，零星费用也须二三十吊。衣服是当完了，也要赎出两件好拜年。你替我想个法儿才好。”

聘才道：“不瞒你说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，我近来被人讹诈那件事，也费了好一堆钱。如今我又闲住在此，若说起钱，真一个也没有。算起来，今年的钱也花得不少，谁想到今日呢。我又没什么衣服，除了外边挪借，连当都没有当的。”元茂道：“你装什么穷？我借了难道不还你么？此番老人家有信来与我办喜事，至少也有五百两银子。如今你借四十两银子与我，或是一百吊钱，就好过去。不然，我竟死了。好人，好人！你不要作难。”说罢，作了两个揖。

聘才冷笑道：“这真奇了！你也不去想想，我又不曾做官，我又不曾发财，你怎么当我是有钱的？告诉你，你不过几十吊钱的账，我是有几百吊呢。你不信，我给你瞧瞧。”便从靴掖子里取出几篇帐帖来。李元茂接了细瞧，是裁缝帐最多，有二百几十吊，馆子、庄子的帐也有二百来吊，还有些零星帐几十吊，算来有五百余吊。元茂道：“怎么一下就有这许多？这还了得！”聘才道：“还有些没有送单子来呢。此时连账、连寓中的浇裹，并新年的花消，总得要八百吊钱方下得去。此时两手空空，就有几件皮衣，又要穿的，也当不得。我实在自顾不暇，怎

么能从井救人？你或者倒替我张罗，你那两个舅子可以商量么？”元茂叹口气道：“你还题这两个宝贝，天天白吃白喝，没有见他作过一回东。就是孙老大，也欠了好些帐，这两天躲著不出来呢，只怕他要问我商量。”李元茂无头无尾话讲了好些，聘才只得留他吃了饭。

元茂到聘才房内搜著个烟具，便要吃烟，开起灯来咕咕咚咚的，闹得聘才心里发烦。已到二更，聘才催他回去，元茂只是不动。聘才道：“你回去迟了，那里关了门怎么好？快些回去罢，此时也不早了。”元茂道：“我今天歇在这里罢。”聘才道：“我只有一副铺盖，怎么睡得两人！”元茂道：“不妨，你盖一床大的，那一床小的给我。两人再盖些衣服，就不冷了。我们这一年没有同榻，今日正好谈谈。”聘才无奈，只得由他。元茂不知好歹，吹了烟又要吃果子，停一回又要点心，把聘才那个四儿呼来唤去，忙个不了。聘才歪躺在一边，也不去理他。

到了三更，四儿来请聘才，说唐和尚请说话。聘才来到和尚房中，见炕上开了灯，屋中点了两支蜡，照得雪亮，铜炉内火焰熏人；旁边小方桌上有几碟残肴，一把烧酒壶，却不见和尚。聘才坐下等他，等了一回才来，说道：“偏偏要解手，忽然水泄起来。”叫人打了盆水，净了手，坐了说道：“日间所说的事，方才兄弟来，我对他讲了，他说可以，两个缺是一天到的，却是湖北在前。如今作个弊，将贵州放在前面，也无妨碍。虽然一倒转来，也是个作弊。我兄弟说与富三爷没什么交情，不犯把这大情白送给他。贵州一任抵不得湖北一年，这是人人知道的。此事还要你去对他说。”聘才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不知令弟可拿得稳？”和尚道：“千稳万稳，并不是撞木钟。事成了才要，你能担这担子么？”聘才道：“这有什么不能！富三爷是有钱的人，且做事极爽快的。但不知令弟要多少谢仪？有个数目，我好去说。”和尚道：“这事若别人去讲，就了不得，三千五千两也不算多。我说是我的至好，这个情算在我做哥哥的身上，因此他只要三千吊钱。若说这个缺，一到任就有两万银子的现成规矩，这三千吊钱算什么，核银子才一千二百两。你叫他开张银票来，横竖这个数儿，成功了，我也不想他什么，多吃他几天就是了。”

聘才心内算计一番，便又问道：“适或那么嫌多，还可以减些不可以呢？”和尚道：“这个就减而又减，除了我兄弟之外，别人也不能作主。你明早就去说，这事很快，二十九日就可引见。如今的事，要老练，恐怕事后更改。你明日就要将他这笔钱存一个铺子里，说明日子去取方好。若事成了，长长短短起来，就不光鲜了。”聘才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明早我就去。”

又坐了一坐，即自回房，见元茂和衣睡著，已经鼻息如雷，聘才叫醒了他，又另将一副铺盖给他睡了，自己也便安息。把富三的事想了一会，又将自己的帐算了一会，已到五更。略睡片时，即见天明，便叫起家人，吩咐套车进城。净了脸，吃了点心，穿好衣裳，李元茂尚未睡醒。聘才推醒了他，说道：“起来罢，我要进城去了，没有人在家照应你。”元茂模模糊糊的应了一声，翻一个身将被蒙了头，又睡著了。聘才好不烦躁，看这光景是不肯起来，只得叫四儿在家看守屋子，另带小使骑了马出门找富三去了。

却说元茂睡到已正方才起来，擦擦眼睛，见四儿在房里扫地抹桌子，元茂便问道：“你主人那里去了？”四儿道：“到富三爷那里去了。”元茂下炕穿了衣裳，走到外间，四儿送了脸水，泡了茶，又送上点心。元茂又吸了几袋水烟，吐了一地的痰，四儿扫干净了。元茂问道：“你可知道几时回来？”四儿道：“拿不定。”元茂道：“昨晚有几句要紧话没有讲，就睡著了。我若去了再来，又恐遇不著他，不如在此老等罢，我也没什么事。”又问四儿道：“你们吃饭没有？”四儿道：“我们是吃过了，李少爷你要吃饭，我去对厨子说。”四儿出去了。

约有一刻工夫，四儿捧了一个木盘，里头放著几样菜，便问元茂道：“喝酒不喝酒？”元茂道：“二两烧酒就够了。”四儿先把菜摆好，又拿了木盘出去。元茂看菜，一碟是熏鸡，一碟是鸡蛋，一碟是肉丝，一碟像是面筋，看不清楚，拈了一块尝尝，果然是面筋。四儿拿了一小壶酒，一个酒杯子，替他斟了一杯，又出去了。

元茂一面喝酒，一面看那铺设，颇为精致。两间套房，昨晚心中有事未曾留心，日间是在外面小三间内。聘才卧房是在那院子西边，一重门进去，另是两间。此时元茂坐在外间炕

上，喝酒喝了三四钟，已觉微醺，饭尚未来，遂留心观看，见炕上面挂了小小四幅工笔《岁朝图》，炕几上摆一个自鸣钟。东边三张楠木方椅、两张茶几，茶几上边一盆水仙，一边是一瓶腊梅。东边墙上并挂著一副对子，下面靠窗一张小桌，桌上放了七八个漱盂，亮得耀眼，是铜的。中间挂著个门帘，嵌著一块玻璃。两边窗子也嵌著两方玻璃。炕上、椅子都是宝蓝缎垫子。墙上挂些三弦四弦箫笛之类。

元茂无心喝酒，看到里间房里，是一带纱窗，中间挂个三蓝绉绸绵帘子，揭开了走了进去，这间却宽了好些。上面一张木床，镶著个冰纹落地罩，挂个月白绸夹幔子。床上一头叠著四五床锦被，一头放两个衣包，中间一张花梨炕桌，铺了大红锦缎垫枕，里面横挂一幅《睡美图》。房内西边摆著四个大皮箱，上有两个小木箱，下座两张大柜。中间一个大铜火盆，罩一个铜丝罩子。靠着窗一张书案，摆著两套小书，元茂看书套签子上写着《金瓶梅》。也有一个都盛盘，放著副笔砚。窗心镶著大玻璃。东边上手是一个小书架，放些零星物件；下手是两张方凳，用青缎套子套著。元茂看完，想道：“这个光景岂不是没有钱的？这四个大皮箱衣裳也就不少，那两个木箱与这两个大柜，定是放银子钱的。他还装穷哄我，今日断不能放过他。”便走了出来。

四儿又拿进两样菜、一锡罐饭来，一样是羊肉，一样是炒肝。后来厨子又送了一个小火锅，一齐摆上。元茂吃了五碗饭，吃了些汤，把一碗羊肉吃了一大半，漱了口，吃了一袋烟，问四儿要了块槟榔，嚼了半天，坐著不走。

再说聘才到了富三宅里，将事必成的话说了，富三甚是欢喜。问起要多少钱，聘才道：“钱却要的不少，他说此缺到任的规矩就有三万，十分中给他一分不为过多，定要三千两银子才办。我与和尚再三说了，只打了个八折，再要减时，他断不肯。”富三沉吟了一回，道：“二千四百银却也不多，几时要呢？”聘才道：“说二十九引见下来就要的，但今日就要票子。出三十日的票子就是了。”富三道：“票子存在谁人手里呢？”聘才道：“我与和尚做中保，我两人收著。”富三道：“如果不得呢？”聘才道：“包得，包得。如果不得，原票退还。你于二十九日先